

南券门巷28号

济南往事

我是在济南南券门巷出生的，一直长到快七岁，才搬到南凤凰街8号大院的。

印象中，这个大杂院分前后院，前院有两家，一家姓刘，男主人叫刘春华，有两个闺女、两个儿子；另一家姓魏，魏奶奶胖乎乎的，很慈祥的一位老人，她有一个儿子，两个闺女。后院有四家，我们家一家三口人住靠西边的北屋；我们家挨着的北屋也姓陈，是一对年轻的夫妇，没孩子；西屋住着李叔叔一家；东屋是薛伯伯一家三口。薛伯伯和我母亲都是毛巾厂的职工，他有个长得很好看、很漂亮的妻子，他的女儿比我大一岁，我叫她华子姐。

那时候，我被全托在济南毛巾厂后营坊的托儿所，只有星期六晚上才会被母亲接回家，和父母团聚，然后，星期一一大早就哭着闹着被送回了托儿所。有时闹得厉害了，我就在地上打滚，母亲急着上班，怕迟到了扣工资，无奈之下，就会把我留给前院的魏奶奶照看着。

魏奶奶膝下也有两个小孩，好像是她的孙子，和我差不多大小。我们就在一起打闹，玩得没意思了，就会到前院西屋的刘伯伯家去玩。刘伯伯在藤竹厂上班，刘奶奶是家庭主妇。他家四个孩子都比我大。我们几个真的像没爸没妈管的孩子，撒了欢儿地挥舞着篾条打闹着。有时，会把刘伯伯家编好的竹篮子、竹耙子、竹筐子压扁或弄坏了，刘奶奶就会把自家的孩子没头没脸地打一顿，却从没动过我们一指头，但那惨烈的场面也会震撼住我们。

小的时候，大人都叫我捣宝。许是我属老鼠的缘故，喜欢到处乱跑，或者是天生就很皮吧，所以，在弟弟出生之后，我就开始了被父亲一次次地体罚。

一天傍晚，父亲下班后，正在自家门前生火点煤球炉子，准备做晚饭，突然就见隔壁的陈叔叔和我父亲吵了起来，面红耳赤的。后来才知，陈叔叔嫌我父亲点炉子故意把烟往他屋里扇，父亲给他解释，说是刮南风的缘故，并不是有意的。父亲把炉子往西边挪了挪，可陈叔叔还是嘴里不干不净的。父亲急了，就回了几句。没料到陈叔叔伸出一个直拳，朝着我父亲的胸前就来了一拳，而这一拳正好被我看见了。见父亲吃了亏，我拿起炉子上的火钩子就朝着他的右腿上狠狠地抡了过去。那是夏天，都穿着短裤，我连砸带烫的。

人生就是一场陪伴

□孙世国

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其实，人生就是一场陪伴。

去邮局给朋友寄书。包装的时候，进来一对年纪六十开外的夫妻，来邮局寄衣物等包裹。等待检查的时候，两人凑上前来，见我在柜台上堆满了正要打包的书籍，而且五套都是一样的，男士顺手拿起来端详：“《梦回故乡》，孙世国……这书是你写的？能出书了，不简单啊。你是教书的？”针对夫妻几乎同时的追问，我一一作答。

听他们老两口的口音，感觉他们是东北人。

“你们来龙口养老？还是儿女就在龙口？”我问。因为在龙口谋生的东北人比较多。

“我们在阳光康城租的房子。去年冬天回来看老妈，这不，去年腊月老妈过世了，二十多天前，老爹也走了。”女主人一边等待邮局工作人员查验要邮寄的衣物，一边跟我解释。父母的相继离世，并没有从这位头发已有丝丝发白的女士的口吻和表情上体现出过多的悲痛与伤感来。她自己都六十多岁了，估计父母年龄也都不小了。“我父母还有兄弟姐妹就住在簸箕村。小时候，家里没吃的，老吃地瓜饼子就咸菜，我就奔东北爷爷奶奶姑姑家去了。要是当年家里的生活像现在这样，谁还去闯关东啊？还是家乡好啊，山东的白面真好吃。这邮局就是不能邮寄面粉哈。”听她的口气，似乎在回味好吃的山东面粉而对是否能带山东面粉回东北有些矛盾和犹豫。

“你们是东北什么地方的？孩子都在东北吧？”见老两口忠厚热情的样予，我一边包书，一边跟他们俩搭讪。

“我们家住吉林白城。儿子毕业后原本是想到山东东营的胜利油田找工

这一火钩子过去，他受不了了，停下与父亲的打斗，转过身就冲着我过来了。这时，薛伯伯忙上前拦住了他，前院闻讯赶来的人也开始数落起他来。

过了几天，父亲单位的三个长得很大的叔叔来我家喝酒，划拳的声音很大，像打仗似的。他们都喝得有些摇晃了，临走时，站在陈叔叔家门口，叫嚷道：别再找事啊，记住喽。

半年后，陈叔叔搬家了。

薛姨是薛伯伯的第二个老婆，她一直没有生育。华子姐是薛伯伯和他第一个老婆生的。所以，薛姨对华子姐一点也不亲。

一个冬日的晚上，薛伯伯过来跟我父母商量，想让华子姐和我睡一个床，说薛姨患了神经衰弱症，需要静养一段时间。父母原来就喜欢女孩，一听这话，就痛痛快快答应了。

没过一个礼拜，我浑身起了很多小红疙瘩，瘙痒得很。母亲起初认为是麻疹，到了厂里的医务室，大夫一看，说是蛇咬的。回到家，母亲忙扒下我身上的棉袄，一看，棉袄的衣缝里密密麻麻的，爬得到处都是。她吓了一大跳，忙把我身上的衣服都扒掉，让我泡在放满热水的大盆里。母亲把扒下来的衣服扔到院子里的晾条上，用笤帚使劲地抽打起来。我在屋里听得真真切切的，母亲就像在抽打一个万恶的地主婆一样。过了一会儿，母亲把棉袄拿回屋，启开炉子盖，放在炉子上方，悬空着，反反复复地烤了起来。

当天晚上，华子姐就回她自己家睡觉去了。

这件事，父亲一直不知道，母亲没敢告诉他。

第二天，太阳一出，母亲就把我床上的被子和床板上铺的干茅草搬到院子里晾晒起来。中午，薛伯伯从街上买回一大捆金黄金黄的干草，说：换上新的吧，旧的留着摊煎饼时烧火用。

记得那晚上，铺上新干草的床很松软，似乎还有淡淡的阳光味道。

那时候，我体质很弱，常常生病。

听母亲讲，有一年冬天，半夜，屋外下着大雪，我突然发起了高烧，而父亲又不在家，急得母亲没有了主意。她不停地用蘸着凉水的毛巾擦我的脸，可烧就是不退，无奈，她用一床薄被子将我裹得严严实实的，抱起我就直奔省中医院。

走到南券门巷南头时，她犯了愁。

那里有个斜坡，上了斜坡，才能到苇子外的省中医院。多亏一位过路的军人帮着，母亲才把我送到急诊室。打了针，拿了药，母亲又按原路返回。这时，已是凌晨三四点钟，雪下得已经很厚，路很滑。到了南券门巷南头，看着路面很滑的斜坡，母亲犯了愁，看看四周也没过路的，心想，这可怎么办？要是不小心滑倒了，还不摔个头破血流？东北风裹着雪花打在人的脸上，像是要揭去一层皮。就这样等下去，到天明还不把人冻挺了？于是，母亲狠心，死死地抱着我，慢慢蹲下身去，屁股着地，两腿向前伸出去。母亲说，当时就想滑行下去，也没料到会摔伤右脚。

等艰难地回到家，天已快亮了。

南券门巷28号大杂院住的都是引车卖浆之流，生活虽不富裕，但日子过得各有滋味，相处也和睦。

冬天的时候，常和魏奶奶一起坐在北屋门前晒太阳。我挺佩服魏奶奶，她知道的事情很多，会讲很多故事。记得她曾给我讲过一个《历山铁锁》的民间故事，说很久以前，千佛山叫历山，山上有把大铁锁，粗如人的胳膊，长能绕山两圈。为什么呢？原来历山本来是一座海上的仙山，在山上居住的仙人，生性好动，总是喜欢带着这山东游西逛，惹得海神很不高兴。海神就偷偷地用一把大铁锁将山死死地锁住。谁料一日大铁锁被挣断了，于是，历山就飞落到了现在的地处。

记得魏奶奶还讲过剃头匠祖师爷道士的故事，说每年农历七月十三是祖师爷的诞辰日，那天，济南的剃头匠们都要到街中段往西的一条半截子胡同里的罗祖祠祭拜。

后来问过魏奶奶，南券门巷有什么来历？魏奶奶说，济南有两条街叫券门巷，一条是在西关普利门里的券门巷，因为它在老城的西面，所以，老百姓就称它为西券门巷；另一条位于老城南门外的西南方向，所以，就叫南券门巷。南券门巷是一条南北街，最南头有座关帝庙，过了关帝庙就是南圩子墙。沿着南圩子墙向西走二十余米，就看到了三个在圩子墙下方垒砌的拱形发券门。这三个发券门，每个高约五米，宽大约四米左右，都立着很多饭碗粗的空心铁柱，是为了让每年雨季从南部山区爆发的洪水顺着涵洞排入山水沟内，顺利地通过圩子墙。因这条街靠近券门，所以，就叫南券门巷了。



对老伴表示出嗔怪，可这嗔怪中，从语气到表情，又充满了无限的信任和依赖。

邮寄包裹的夫妇年龄相仿、衣着平淡，一如他们两张平淡的脸、平淡的语气。从他们的形体动作和语气当中可以感受到，他们夫妻相伴大半生，已经是相知相随、不可分离。至于他们的生活当中经历过多少风风雨雨，到这时分，看上去早已烟消云散——侍奉双亲，照看儿孙，保重自己，已成为他们晚年生活的全部内容。

等他们把包裹打好，我的邮寄手续也办完了。我跟和善的老两口道别。驱车返程的路上，我一边开车，一边回忆刚才经历的场面：普通而温馨，现实而温暖。人这一辈子，不就是一个相互陪伴的过程吗？

星星陪伴月亮，风霜陪伴雨雪；绿叶陪伴红花，配角陪伴主角；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秤杆离不开秤砣，老头儿离不开老婆儿。岁月的时空中，万事万物无论相依相克，都是一个陪伴的过程。当不再相陪相伴，缘分已尽，生命终结。

【小小说】

请客

□邢新锋

天气渐暖，大家聚餐都喜欢去凉爽、开阔、自在的夜市去。傍晚，我带了几个同事去一家有特色的夜市，正好碰见另一位同事C君也带着几个同事已在那儿坐着。C君一见我们，很高兴，就说，都不是外人，干脆咱们两张桌合在一起吧，热闹呀！看来C君今天也是做东。我犹豫了一下，同意了。同事们也都笑着打着招呼把桌子并在一起。

我和C君一起去点菜，C君说，今天人多，咱多点些菜。我自然没意见。

大家推杯换盏，觥筹交错，很快就酒过三巡。一会儿，我邀请的另一位朋友到了，还带了两瓶好酒，因别的酒已经打开先喝了，这两瓶好酒便放一边先储备着。

又过了一会儿，单位一位领导带着我们都不大熟悉的几个朋友也来了。跟大家打过招呼后，领导他们坐在了另一张桌上。

我们已酒过好几巡，领导桌上也渐入佳境，热闹起来。C君说，我们这张桌上最好也向领导那桌敬个酒表示一下，他自告奋勇担此重任，说着就把我朋友捎来的两瓶好酒抓在手中，走向领导桌。

C君在领导桌敬酒，谈笑风生，领导显然也很受用。

我们这桌酒过数巡，已意兴阑珊，准备撤席。C君在领导桌正掀起高潮。

我悄悄把账结了。

同事们说，C君请客，一箭三雕呀！

【诗歌】

回忆(外一首)

□卞奎

如果

回忆仅仅是一条河
她怎能载得动那么多的浪花
青春和绿树
曾倒映在她的两岸

如果

回忆仅仅是一座山
他怎能担当那么多的风风雨雨
雄鹰和信念
一直盘旋在他的巉崖之上

我们播下了

常青树的种子
回忆的翅膀
撩动着漫山遍野的芬芳

致知青友人

一千遍一万遍地
向知青岁月致礼
只为——
万千知青站成常青的树林

扎根于青山大地
历练于风云际会
我们雄起着艰辛的身躯
向远方播种着绿意

每一寸坚韧的根须
都是勇者的承担
每一只生意盎然的叶片
都是一部撼人心扉的活剧

我们珍藏——
白山黑水的泪花汗水
煤油灯下青春的故事
还有戈壁滩头的恋歌曲曲……

一千遍一万遍地
向知青岁月致礼
更为——
万千知青汇成繁星的天宇

一个个浴火的知青
堪称一颗颗星星
曾经的轨迹
该是生命值得回眸的闪烁

在共和国浩瀚的天空中
一起挽臂走向未来
我们坚强的笑声
点燃世人的情怀

扫描二维码 关注壹点文学



扫描二维码，
以查看青未了文学
网、青未了文学“壹点
文学”的投稿方式，
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
期作品，还可以参与
作品评论和写作交
流。